

# 福建晋江话的指示词

林 天 送

(西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 云南昆明 lintiansong@gmail.com)

**提要** 文章描写福建晋江话各类指示词的形式和用法,认为现代晋江话的方式指示词只有一个,基本指示词为人声形式,指示词轻声表示对比意义。明代闽南文献中,方式指示词二分;基本指示词既指又代,可以直接接名词。基本指示词人声形式和非人声形式已经处于竞争状态。

**关键词** 晋江话 指示词 轻声

晋江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为县级市,隶属泉州市,其方言属闽南方言泉州片。本文讨论晋江话的指示词。晋江话语料为笔者对自己母语的调查,其余语料除随文详注外,均取自张双庆教授主持的“中国七省区及东南亚闽方言比较研究计划”(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项目)。

刘丹青、刘海燕(2005)指出,指示词(demonstrative),一般习称“指示代词”,这对普通话来说基本可行,因为普通话的“这、那”都兼有指示和代替作用,但不少南方方言的基本指示词往往只指不代,只能用来限定名词,因此宣称“指示词”。现代晋江话正是如此。不过,闽南方言的基本指示词并非一直只指不代。明代的闽南文献中<sup>①</sup>,基本指示词还可有替代作用。本文将讨论晋江话指示词的现状和历史。

## 壹 形式

晋江话指示词分近指和远指。基本指示词的近指为[tsitɿ],应为“只一”的合音;远指为[hitɿ],应为“许一”的合音。其他指示词可以分为名物指示词、时间指示词、处所指示词、程度指示词和方式指示词等五类,多数由基本指示词和另一语素组合而成。其中,远指形式“向、怀、岁、免、喝”的声母为[h-],韵调和相应的近指形式相同,应来自“许”和另一语素的合音。下表列出各类指示词的形式。说明如下:①名物、时间、处所三类的第一行的各种形式为基本指示词和另一语素的组合。②右上角加“<sup>+</sup>”号者本字未明,为俗字或同音字;下加浪纹者为合音字。这些符号在后文中省略。③晋江话有单字调 6 个:阴平[ɿ]33,阳平[ɿ̌]24,上声[ɿ̌̌]55,去声[ɿ̌̌̌]41,阴入[ɿ̌̌̌̌]5,阳入[ɿ̌̌̌̌̌]24;指示词的轻声调值为[ɿ̌̌̌̌̌̌]21。

① 本文所用闽南话历史文献有:1.《荔镜记》,全名《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人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刊于 1566 年,是一本夹杂泉州话和潮州话的剧本。2.《满天春》,全名《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刊于 1604 年。据王建设(2002)考证,其性质和《荔镜记》相似。3. *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 (《基督教义》),约刊于 1605 年。Van der Loon(1967)认为该书可能是由 Miguel Benavides 和 Juan Cobo 与一些中国助手合作编写的。4. *Bocabulario de la lengua sangleya por las letraz de el A. B. C.*,约成书于 1617—1618。梅祖麟(2000)翻译为《用 ABC 拼音转写的华侨语言的字典》,下文简称 *Bocabulario*。5. *Arte de la lengua Chi Chiu*,《漳州话语法》,下简称 *Arte*,作者是 Melcior De Mancano,约编于 1620 年。后三种均编于马尼拉,详细介绍可参见曹茜蕾、贝罗贝(2007),所记录语料可能是漳州话和泉州话的混合,不过不影响本文结论。

	近指	远指
基本	即[tsitɿ]	迄[hitɿ]
名物	即种[tsioŋɿ]、即号[həŋ]、即款[k <sup>h</sup> uanɿ]	迄种、迄号、迄款
	种其[tsioŋɿɿ eɿ]	向其[hioŋɿɿ eɿ]
	撮 <sup>2</sup> 其[tsuaiɿɿ eɿ](可合音为 tsuaiɿ)	怀其[huaiɿɿ eɿ](可合音为 huaiɿ)
时间	即站(时)[tsamɿ/-ɿk(sɿɿ)]、即气[k <sup>h</sup> uiɿ]、即摆[paiɿ]、即过[keɿ]、即方[paŋɿ]、即阵[tsunɿ]	迄站(时)、迄气、迄摆、迄过、迄方、迄阵
	这 <sup>2</sup> (仔)[tseɿ (aɿ)]	岁仔[heɿ aɿ]
处所	即畔[pu iɿ/piŋɿ]、即头[t <sup>h</sup> auɿ]、即位[uiɿ]、即搭[t(i)aɿɿ]	迄畔、迄头、迄位、迄搭
	只仔[tsiɿ aɿ]	许仔[hiɿ aɿ]
	者 <sup>2</sup> [tsiaɿ]、别搭[patɿ t(i)aɿɿ]、块[teɿ]、嘞 <sup>2</sup> [·le]	
程度	障(□)[tsuanɿɿ(linɿ)]	免(□)[huanɿɿ(linɿ)]
	拙(□)[tsuaɿɿ(linɿ)]	喝(□)[huaɿɿ(linɿ)]
方式	安 <sup>2</sup> 呢 <sup>2</sup> [anɿ linɿ/anɿ n iɿ]	

## 贰 用法

2.1 基本指示词 基本指示词“即”和“迄”,意义相当于普通话的“这”和“那”。基本指示词只指不代,不能单独做主语和宾语,例如:

- ① \* 即是笔,迄是纸。  
② \* 伊爱喜欢即,我爱迄。

一般情况下,基本指示词只能先与量词或数量结构组合,形成指量短语,才能限定名词。其格式为:基本指示词+(数词)+量词(+名词)。例如:

- ③ 即丘塍是我其,迄丘则是伊其这片田是我的,那片才是他的①。  
④ 我看即两卷册,汝看迄三卷我看这两本书,你看那三本。

数词为“一”时可以不出现,出现时,通常有强调意义:

- ⑤ 即一片土地遭遭是阮乡里其这整个一片土地全部是我们村的。

基本指示词可以直接和方位词和方位结构结合,方位词不限于复合还是单纯。例如:

- ⑥ 汝人去迄里你到那里面去。  
⑦ 集中伫即后壁集中在这后面。

以上三点晋江、汕头、揭阳三地相同。施其生(1999:305)指出,汕头话有两类词可以直接和指示词结合,一类是“年、月、日、星期”等,一类是处所名词(“位、厝”)。以下四例转引自施文:我十五岁只年初中毕业我十五岁那年初中毕业。|许日落大雨,来无几个人那天天下大雨,没来几个人。|只礼拜我唔闲我这个星期没空。|许厝有消息无家里有消息吗?

① 据徐睿渊告知,这句话在厦门话必须加轻声的“其”,即“即丘塍是我其其[eɿ · e],迄丘则是伊其其[eɿ · e]”。

除“月”外,晋江话的基本指示词和这两类词都可结合。普通话的“这一月”,晋江话说成“即月日”,或先和量词组合说成“即个月”。

## 2.2 名物指示词

①种其/向其 相当于普通话的“这种”和“那种”,表类指。功能上相当于由基本指示词所形成的指量结构,可以直接作主、宾语,也可以直接修饰名词。

⑧种其都若有安呢这种本来只能这样。

⑨政府也无向其政策政府又没有那种政策。

还可以在名词短语后当同位语。例如:

⑩汝看黑色其种其,真水乎你看黑色的这种,很漂亮吧。

当评论的是厌恶的事物,或带有批评责备的感情色彩时,常用近指“种其”,如以下两例都不宜换成“向其”:

⑪恁种其呼做先生你们那叫什么老师。

⑫现在种其做生意其野失德现在这种做生意的很缺德。

这对指示词还有延缓功能,当说话人尚未组织好话语,为了不放弃话语权,可单用或连用多次“种其”或“向其”来避免出现过长停顿。例如:

⑬无啦,向其,向其,点向其烛仔,我逐过说唔通没有啦,那个,那个,点那种蜡烛,我每次都说不可以。

当所指代的名物说话人忘记名字或不便说出时,“种其/向其”可与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伊”组合。例如下面这句话说说话人想问对方儿子有没有回家,但忘了对方儿子的姓名:

⑭恁种其伊有倒来无你家儿子有没有回家?

①即种/迄种、即号/迄号、即款/迄款 由基本指示词和名词合成。其中“即号/迄号”,漳、厦两地说成[tsit, lo<sup>2</sup>/hit, lo<sup>3</sup>],或为合音的[tsio<sup>2</sup>/hio<sup>3</sup>]。这三组指示词也是表类指,和上一组“种其/向其”用法基本相同,但没有“种其/向其”的延缓功能,也不能和“伊”组合。表示类指时,新派多用这三对,老派则倾向于用“种其/向其”。

②撮其/怀其 相当于普通话的“这些”、“那些”。和上面两组不同,这对指示词表示定指:

⑮撮其拢总几斤这些总共多少斤?

## 2.3 时间指示词

①这(仔)/岁仔 相当于普通话的“现在”、“以前”,表示时段。“这”可以单用,也可以加词缀“仔”[aɿ]。“仔”是由“团”变化而来的小称(李如龙 2005)。“岁”则强制要加“仔”。两者常用于对举:

⑯岁仔逐项俗,若有像这逐项障贵以前什么东西都便宜,哪像现在什么都那么贵。

“这”除了和“岁仔”对举外,还能和“往过”[ɔŋɿ keɿ]对举。例如:

⑰这恰往过无同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还可以用在主语之后,表示时间顺序。“岁”不能这样使用。例如:

⑱伊这臭标乎,伊这写写嘞,我就伊合恰几万度我,写一张红纸度我,我这撮其钱则缴猪仔黄(别人将钱交给臭标,)他就全部记好,我就让他总计多少万给我,写一张红纸给我,我然后将这些钱拿给猪仔黄。

这里的“这”不指示现在时间,而是表示某事过后,紧接着另一件事,可翻译成“就、然后”,但是“这”不能换成“就”,而且只能用在主语之后,不能前移,也不能带词缀“仔”。

③即站(时)/迄站(时)、即气/迄气,即摆/迄摆、即过/迄过,即方/迄方,即阵/迄阵

“即站(时)/迄站(时)”和“即气/迄气”也表示时段,意义相当于“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现

在)"/“过去那个时候”。“即站”一般不加“时”,“迄站”则一般要加。“即气/迄气”可以加上词缀“仔”。例如:

①**即站**较闲最近比较清闲。

②**迄站时**当兵感觉诚光荣那个时候觉得当兵很光荣。

③**即气仔**怎仔最近怎么样。

“即摆/迄摆”和“即过/迄过”表示时点,相当于普通话的“这次”、“那次”。例如:

④**即摆**交两百,**迄摆**交三百这次交两百,那次交三百。

⑤**即过年**兜拍算唔倒去这次过年打算不回家。

“即方/迄方”既可表示时点,也可表示时段。相当于“这次、这段时间、最近”/“那次、那段时间、那时候”。例如:

⑥**迄方**汝无去,**即方**汝着去唠那次你没去,这次你应该去了。

⑦**即方**逐其卜来共我借钱最近很多人来找我借钱。

“即阵/迄阵”可以加上词缀“仔”,相当于普通话的“这阵儿/那阵儿”。例如:

⑧**即阵**嘞起风唠这阵儿开始起风了。

## 2.4 处所指示词

①**即畔/迄畔**、**即头/迄头**、**即位/迄位**、**即搭/迄搭**,只仔/许仔,者

前两对表示东西的一边,相当于普通话的“这一边/那一边”。后三对不表示具体方位,可翻译成“这里/那里”。它们都既可指称,也可代替,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当定语时,要加结构助词“其”。“即搭/迄搭”可加后缀“仔”。

②**即畔**翘起来唠,着阁□[keŋ] **迄畔**这边翘起来了,那边得再垫垫。

③物件园嘞**即位**东西放在这里。

④**即搭(仔)**其物件较贵,咱来去**许仔**买这里的東西比较贵,咱们去那里买。

“只仔/许仔”的特点是由非入声的“只”[tsiŋ]和“许”[hiŋ]构成,除熟语性的对举结构“看只看许”(看看这里,看看那里)外,“只仔/许仔”的“仔”都强制要加。相应的厦门话读合音的[tsiaŋhia]。晋江话的“只仔”如合音读阳平调,则会与问地点的疑问代词“□”[tsiaŋ] (“哪儿”)同音,因此不合音。

“者”[tsiaŋ]没有对应的[hiaŋ],常用于指某一个方向。例如:

⑤A: 汝有看着阮迄三只鹅无你有没有看到我家的那三只鹅?

B: [指着远处] **者,者,者**,伱许仔啦看看,在那里啦。

⑥**别搭** 用于指代某一(某些)处所以外的其他处所,相当于普通话的“别的地方”,常用于和“咱即搭”(“咱们这里”)进行比较。可作主语、宾语,做定语时要加结构助词“其”,如:

⑦**别搭**是扶依穷,爱依富,**咱即搭**是恨依穷,怨依富别的地方是帮扶穷的人,欣喜别人富,咱们这里是恨穷的人,怨恨别人富。

⑧风台吹对**别搭**去唠台风从别处刮走了。

⑨**块**、**嘞** 施其生(1999)提到,汕头话有一个不分远近的处所指示词“块”[koŋk],“块”和其他词语结合起来表示某个特定的处所,用于照应。以下三例引自施其生(1999:313):票在阿林老师**块**票在林老师这[那]儿。|阮爱去阿舅**块**我们要去舅舅那儿去。|支扫帚在走马楼**块**扫帚在阳台这[那]儿。

前两例的“块”在称谓后,后一例则在处所词后。前两例晋江话也可以说,“块”晋江话读成

[teŋ]<sup>①</sup>,也可以将“块”换成“嘞”[.le]。删去“块”和“嘞”都不成话。后一例晋江话则要说成:

㉓ 扫帚伫阳台 嘞 扫帚在阳台这[那]儿。

例㉓删去“嘞”也不成话,“嘞”不能替换成“块”,表明“嘞”比“块”更加虚化,已经是用于方位名词的后置介词。

**2.5 程度指示词** “障/免”、“拙/喝”意义相当于普通话的“这么(样)”和“那么(样)”,修饰形容词、心理动词。“障”、“免”是基本指示词和“款”合音。程度指示词修饰形容词常用于比较句,和揭阳话的程度指示词[tsioŋ/hioŋ]一样,其选用和距离有关(许惠玲 2001:204):

㉔ 伊有阮小妹 免 悬 他有我妹妹那么高。

㉕ 今仔日无昨日 免 热 今天没有昨天那么热。

例㉔中,如果比较基准小妹在场,则要用“障”。例㉕,如果以今仔日为比较基准,则用“障”。

这两对程度指示词都可以后加“□”[linŋ]。例如:

㉖ 这读册若障□ 伤重啊 现在读书花费怎么这么重啊。

㉗ 迄只车有即只车 拙□ 贵无 那辆车有这辆车这么贵吗?

**2.6 方式指示词** 方式指示词远近不分,只有“安呢”[an-i ni-i]一词。

㉘ 看款是卜像灵源 嘞 安呢 看来是要像灵源寺那样。

“安呢”可以用在名词短语后,作其同位语,例如:

㉙ 五百、一百、一千 安呢 几十条 嘞 哦 五百的、一百的、一千的这样的(账)有好几十条。

“安呢”一般都可加后缀“仔”,但只有表示强调时才能加后缀“生”。

### 叁 讨论

**3.1 轻声的性质** 从大的方面看,除了方式指示词外,整个指示词系统是近指和远指二分,[ts-]系列为近指,[h-]系列为远指。指示代词还可以用轻声来表示距离关系,这也是普遍存在于厦漳泉等本土闽南话的现象。

李如龙(1999)认为,闽南话的指示代词,非轻声表示泛指,轻声表示特指,“如果指示词按照一般二音组变调规律,表示泛指,如果前字读本调,后字读轻声,则表示特指”,“近指、远指可各分成特指和泛指两类”。周长楫(1991:202)认为非轻声是一般式,轻声是强调式。

揭阳话的变调有相应功能。许惠玲(2001)认为,揭阳话的时间、方位指示词区分定指和泛指(generic,又译“类指”)。双音节的指示词前字读变调,后字读本调表“定指”,前字读本调,后字读变调则是“泛指”,如(许惠玲 2001):伊人只阵在开会他们现在在开会。|只阵个奴团啊,现在的孩子啊,……|许珍时八八年,丹虹在[hioŋŋ]深圳读书其时候八八年丹虹在深圳读书那个时候。

第一例开会的时间双方都能确定,属于定指(definite),“只阵”读前变调[tsiŋŋ tsuŋŋ]。第二例则相当于普通话的“现今/当下”,并不指定某一特定的时间,因而是泛指,“只阵”读后变调。表泛指时,不能有修饰成分,表定指时,则可以有限定成分,第三例就是如此,“许珍时”修饰时间词“八八年”,读前变调[hwŋŋ tiaŋŋ siŋŋ]。可见,不能简单地将轻声和非轻声说成是特指和泛指之别。

晋江话指示词轻声的性质和揭阳话的后变调不同:第一,晋江的本调和轻声都可以指一个定指的成分(轻声字前加“.”表示)。例㉚中,“穿西装的人”和“穿衬衫的人”听说双方都可以直接确定,都是定指:

① “块”,厦门、漳州音[te<sup>5</sup>],泉州音[tə<sup>5</sup>]。

④⑩ 即其穿西装其是乡长,即.其穿衬衫其则是镇长 这个穿西装的是乡长,那个穿衬衫的才是镇长。

第二,类指的名物指示词,用于轻声时还是表类指。下例为买水果时询问价格:

④⑪ A: 种其一斤借钱啊 这种一斤多少钱? ——B: 五籊五块。 ——A: 种.其呢 那种呢?

例④⑪中,A 前后所说的“种其”和“种.其”都分别指某一类水果,因此都是类指。

从晋江话看,轻声和非轻声是在同一个距离范畴里的下层区分。说话人要先进行识解,然后才能选用。如下图,说话人 S 面对由近及远的 A、B 和 C 三种事物,可能采取的策略有:

(i) 将 A 识解为近的范畴,将 B 和 C 识解为远的范畴。

(ii) 将 A 和 B 识解为近的范畴,将 C 识解为远的范畴。

·A

·S

·B

·C

指示词系统使用[ts-]和[h-]系列代词表示远近。对于处在同一距离范畴里的两个事物,轻声和非轻声都可以指示。例如,当采取第一种策略时,既可以使用④⑫a,也可以使用④⑫b:

④⑫ a. 即其是 A,迄其是 B,迄.其是 C。 b. 即其是 A,迄其是 C,迄.其是 B。

当采取第二种策略时,既可以使用④⑫a,也可以使用④⑫b:

④⑬ a. 即其是 A,即.其是 B,迄其是 C。 b. 即其是 B,即.其是 A,迄其是 C。

如果存在第四个事物 D,A 和 B 同属近的范畴,C 和 D 同属远的范畴,则会说成:

④⑭ 即其是 A,即.其是 B,迄其是 C,迄.其是 D。

因此,我们认为,晋江话指示词的轻声和非轻声对举表示的是同一距离范畴下的对比意义,相应地,这里的轻声可称为“对比轻声”。要说明的是,晋江话的“对比轻声”有一定的作用范围。基本指示词无法单用,所以不能使用对比轻声。程度指示词和处所指示词中的“块、嚟”具有后附性,处所指示词中的“者、别搭”有明确语义内涵,因而都不能使用对比轻声。时间指示词中的“这(仔)/岁仔”也不能使用对比轻声。

由基本指示词形成的指量结构,如果出现数词,则前后数词必须相同才能用轻声。如果前后数量不同,只能用非轻声表示。例如:

④⑮ a 即三卷唔是我其,即.三.卷则是这三本不是我的,那三本才是。

b \* 即三卷唔是我其,即.两.卷则是这三本不是我的,那两本才是。

c 即三卷唔是我其,即两卷则是这三本不是我的,那两本才是。

李如龙(1999)注意到,基本指示词形成的指量结构用于对举比较句中,后一小句除基本指示词外都要轻声,例如:

④⑯ 即其水,即.其.阁.卡.水 这个漂亮,那个更漂亮。

如果不是用于对举比较句,则只能是指量结构中除基本指示词外的其他成分读轻声。其他合成指示词用于对举比较句和非对举比较句的轻声情况与此相同。

**3.2 方式指示词** 晋江话的方式指示词是一分的。跨语言的考查表明,指示词的不同范畴的语义细度遵循“处所>个体>时间>程度、方式”的等级序列,即越左边分得越细或至少不会比右边的更粗(储泽祥、邓云华 2003;刘丹青、刘海燕 2005)。晋江话的指示词就是这样。

但方式指示词“安呢”在前后对举时,也可以利用对比轻声来区分远近。例如:

④唔是安呢做,着.安.呢做不是那样做,应该要这样。

例④中,对举的前一词是本调,后一词两字都读轻声,这个顺序也不能倒换。

方式指示词不使用[tsit/hit]系统,其来源不明。李如龙(1999)推测“安呢”是后起的。

闽南话有些方言点的方式指示词区分远近。如泉州的安溪话近指“障生”、远指“相生”(李如龙 1999),大田话近指“即色”[tsiŋ saʔɿ]、远指“许色”[hiŋ saʔɿ]。莆田话近指为“厄生”[ɛʔɿ (ɬa>) naɿ] (“>”表示变声,下同),远指为“许生”[hyʔɿ (ɬa>) naɿ],但靠近泉州的仙游不分远近,都说“安生”[anɿ (ɬa>) nāɿ],和本土闽南话相同。

在 400 年前的闽南话文献中,方式指示词区分远近。*Bocabulario* 列出 4 组方式指示词: an tsi/an hu, an tsi sē/an hu sē, an tsiō/an hiō, an tsiō sē /an hiō sē。其中,an 相当于“安”,sē 为后缀“生”。

可以推断,现代晋江话方式指示词不分远近应是近 400 年来的变化。

**3.3 基本指示词** 现代闽南语的基本指示词,厦漳泉及台湾一般为入声形式[tsit/hit],但福建的大田话和广东的潮汕话都为非入声形式,大田话为[tsi/hi],潮州话为[tsi/hw]。刘秀雪(2005)提到,金门琼林方言为[tsit/hit]与[tsi/hw]并存,其中后者可以加“一”用于强调,前者不行,证明前者是后者与数词“一”合音而来。那么,[tsit]和[hit]什么时候开始合音呢?

*Arte* 和 *Bocabulario* 的基本指示词均为非入声形式[tsi/hu]①。下例出自《基督教义》:

④僚氏娘父。那有只一子。

Diosi nio pe na u chi cheg kia

例④中,“只”接数词“一”,有强调的意义,和现代的金门琼林方言一致,现代晋江话则要说成“即一”。这说明基本指示词的入声形式是近 400 年以来形成的。值得一提的是,晋江话的入声形式并没有完全取代入声形式,最有力的证据是晋江话的处所指示词“只仔”[tsiɿ aɿ]和“许仔”[hiɿ aɿ],其他如“种其/向其”、“撮其/怀其”、“这(仔)/岁(仔)”、“障/免”等非入声形式的指示词,都可能不是由入声“即/迄”和其他语素组合而成。

和马尼拉文献同时期的《荔镜记》中,基本指示词写为“只、许”,从“只、许”的字形可以推测在《荔镜记》中为非入声,马尼拉文献也可以印证。下例转引自 Yue (1999:51):

④净:只是乜灯……许是乜灯 这是什么灯,那是什么灯(10A 白)

⑤末:只街头巷尾(5B 唱) 旦:见许赏灯人都欢喜(10A 唱)

⑥占:茶在只……饭在只(89A 白)

例④是“只、许”作主语,既指又代。例⑤指示词接名词,而现代晋江话(及潮州话)要组成指量短语才能接名词。例⑥指代处所。例④、⑤中的“只、许”,现代的潮汕话分别说成非入声的[tsi]和[hw],现代晋江话说成入声的[tsit]和[hit]。但是例⑥,晋江话也可说成非入声的[tsiɿ],与《荔镜记》若合符节;潮汕话则一般要说成[tsiɿ koɿ]。

刘秀雪(2005)还推测,早期闽南话中曾经出现 tsi/hw 和 tsit/hit 竞争的局面。明代闽南戏文反映出了这种竞争状态。《荔镜记》、《满天春》中,近指大多使用非入声的“只”,但也有入声的“即”(远指则通用“许”)。《满天春》近指词“只”共出现 365 次,但也出现 3 例“即”。例如:

⑦秀才,即寒冷,值时来阮都不知。(《满天春·蒙正冒雪归窑》)

① *Bocabulario* 的名物指示词有两组,一组是非入声的 tsi ge/hu ge,注释为 this/that;一组为入声的 tsia? ge/hia? ge,注释为 these/those。现代晋江话没有后一组说法。

- ④秀才且返来,即事急,且相随。(《满天春·深林边》)
- ⑤秀才,阮煮即个药在只,且食些儿。(《满天春·粹玉捧汤药》)
- ⑥李兄,你都不知,今即一位娘仔二目真真那看我。(《荔镜记》)

例④中,“即”和“只”同时出现,表明当时入声形式和非入声形式已经开始竞争。例⑥“即”已可和数词“一”连用。

## 参考文献

- DPiet, Van Der Loon 1967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Part II, *Asia Major New Series*
- Yue, Anne O 1999 The Min Translation of Doctrina Christia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14
- 蔡国妹 2006 《莆仙方言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曹茜茜、贝罗贝 2007 近代早期闽南话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历史探讨,《方言》第1期
- 储泽祥、邓云华 2003 指示代词的类型和共性,《当代语言学》第4期
- 李如龙 1999 闽南方言的代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 2005 闽语的“团”及其语法化,《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 刘丹青、刘海燕 2005 崇明方言的指示词,《方言》第2期
- 刘秀雪 2005 琼林方言的指示代词,《语言暨语言学》6.1
- 梅祖麟 2000 闽南语复数人称代词形成合音的年代,丁邦新、余霭芹[编],《语言变化与汉语方言:李方桂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语言研究所筹备处
- 龙彼得[辑] 1995 《明刊闽南戏剧弦管选本三种》,(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王建设 2002 《明刊闽南方言戏文中的语言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
- 杨 越等[编] 1985 《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 施其生 1999 汕头方言的代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许惠玲 2001 揭阳方言的指示代词,深圳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深港澳语言研究所[编]《双语双方言》(七),(香港)汉学出版社
- 周长楫 1991 《闽南话与普通话》,(北京)语文出版社

## Demonstratives in Jinjiang Dialect, Fujian Province

LIN Tiansong

**Abstract**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demonstratives in Jinjiang dialect, Fujian Province and argues that only one manner demonstrative exists in today's Jinjiang dialect, and the basic demonstratives bear an entering ton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light tone carried by demonstratives today denotes a contrastive meaning, while, in the documents of southern Min dialect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two manner demonstratives were used and the basic demonstratives functioned either as a demonstrative or a pronoun. The basic demonstratives with entering tone were competing with the ones with non-entering tone.

**Key words** Jinjiang dialect in Fujian Province, demonstrative, light tone